

一斧奪命

唐紹儀被刺傳真

●王浦臣（前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）

深入了解着手偵察

民國二十七年夏天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駐滬負責人周偉龍，奉了上級命令，要他注意唐紹儀親日賣國行動。奉令之後，他即開始着手偵查，並深入了解唐紹儀的人事關係。

唐紹儀與謝志盤相識於民國十年前後，孫中山總理在廣州就任大總統時，謝志盤經由財政廳林直勉之介紹與唐相識。唐任廣東中山縣長時，謝任國際通訊社社長，兩人在還頗密，又為唐創辦廣州新晚報，並曾寄居中山縣唐家灣共樂園唐宅，唐紹儀待謝志盤親切寬厚，無異家人。嗣後，唐在廬山休養，謝曾與唐會面。後來唐在上海謝絕見客。相傳唐紹儀對謝志盤，因為謝的弟弟謝力公在中央工作，唐紹儀極表不滿，所以謝志盤也就不便再去會見唐紹儀。謝志盤利用間接關係，探悉唐紹儀對於南北偽組織合流，自居於策動地位，在滬借休養為名，寓福開森路十八號（巨撥來斯路口）為一寬廣之洋房，而且有很大的花園，弄口有中俄巡捕各三人，並於該宅的前後，置裝甲砲車兩輛，警備保鏢三人，隨侍保護，

還有便衣包探日夜巡邏，宅內復養了許多獵犬。警備非常之嚴密。並在家中入門之右側地下，設有電報室，平日深居簡出，聲言養病家中，謝絕應酬，實則暗中從事賣國活動，不遺餘力。

又偵悉溫宗堯（號欽甫，南京政府偽立法院院長）及陳錦濤（號蘭生，南京偽財政部部長）二人，均由唐紹儀授意，先介紹任偽組織要職。

唐紹儀長子唐榴時常赴港，與褚昌年（唐紹儀女婿，南京偽交通部司長）聯絡，和日人互通消息。

唐紹儀姪兒唐華，和溫宗堯非常友善，任偽立法院參事，溫宗堯月給津貼二百四十元，派他在上海南京路新新酒店開六〇九及六〇一號房間，設立俱樂部，以為聯絡秘密機關。並請有上海捕房包探庇護。溫宗堯又派他的黨徒楊潤之（國樞）律師（南京偽法制委員）匿居上海租界，負責與外界聯絡，預備先從廣東同鄉會入手。（楊國樞兒子楊家駒因與黃道會長常玉清歷次之暗殺案有關，已被公共租界拘捕）。

以上各情，因謝志盤與溫宗堯原係好友，常常和溫接近，所以能够探得其中實際狀況，及偵知唐紹儀本人在上海的外圍活動，有最親信的幹

部四人，（號稱四大天王）為唐奔走策劃。

一、杜純（號梅叔）：曾充任兩浙鹽運使及浙江省政府財政廳長，他最得唐紹儀的信任。唐對國內外的一切文電，均由杜純負責。

二、李國杰：曾充任招商局總經理，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在上海被刺殞命。

三、江天鐸：在袁世凱任總統時代充任司法總長。

四、陳慶楚：曾任十九路軍駐粵辦事處科長，民國二十五年，唐紹儀在廬山得李紀堂之介紹，陳慶楚出任唐的機要秘書。「四大天王」在外密佈黨羽，招收漢奸，每天必定要往唐宅密談並報告一切。彭東原和唐紹儀亦有聯絡，彭曾任廣東中山縣沙田局長，時任廣州偽維持會長。

唐紹儀姪子唐華，本是一個貪財嗜賭的無賴之徒，謝志盤認定要進行對唐紹儀的工作，最好從唐華入手。於是偕同王竹軒（王曾任職於捕房，和捕房裡面的包探都是同事）往新新酒店（溫宗堯的聯絡秘密機關），以加入抹牌為名，偵察內幕實情，並在新新酒店自開房間，以便就近偵查。計時半月，每天晚上在該機關內投唐華所好

，以致漸與唐華熟識，並藉金錢與烟土的魔力，博得唐華的歡心，因此唐華、謝志盤、王竹軒三人極爲契合，且一度偕往關帝廟中伴結金蘭。

聯絡既有頭緒，謝志盤乃在上海南京路大東酒店開五〇一號房間，鼓勵唐華遷入同住，唐華不虞有他，並以心腹相待，時常把唐紹儀、溫宗堯等的秘密消息相告。因爲唐華持有日軍司令部特別通行證 (Pass)，每天必定要到虹口向溫宗堯、陳慶楚報告消息。唐華又爲杜純的親信學生，於是偕同謝志盤、王竹軒等去杜純家（住愛文義路）拜杜純爲師，自此過往甚密。因爲杜純有芙蓉之癖（吸毒），爲投杜純所好，每天選送些「頂上雲土」（雅座）作禮品，杜純非常高興，大加讚賞，謝志盤以杜純頗得唐紹儀的信任，可以伴與往還。在杜純家時與「四大天王」會面，極力聯絡，因此能够到一切進行上的順利。

有一天，謝志盤請杜純等吃飯，酒酣時，謝志盤取出他本人名片一張，托杜純等代轉唐紹儀。並請他們告訴唐紹儀，謝志盤和他已經相識十幾年，聽說唐紹儀先生近來不肯見客，請他們代爲問候致意。第二天，杜純果然和唐紹儀提及謝志盤之事，再過三天，唐紹儀就約謝志盤相見。

個人負責秘密設計

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廿六日上午九時，杜純轉告謝志盤，說是唐紹儀約謝志盤往見，謝志盤立即往見，唐紹儀似在臥病，因此叫謝志盤到二樓寢室相見，談得非常融洽，其談話的內容如下：

唐問：「住在那裡？」

謝答：「住大東酒店五〇一號房間。」

唐問：「近況如何？」

謝答：「家人因戰事返回故里，我留在上海謀事。」

唐問：「令弟力公在什麼地方？」

謝答：「舍弟力公當松江失陷時，聽說他所乘的汽車，被日軍炸燬，他本人至今下落不明。」

謝答：「謝怕唐懷疑，所以故意這樣回答，並且說到下落不明時，竟是痛哭流涕，好像不勝悲痛的樣子。唐是時作同情狀，並問：『爲何不去調查？』」

謝答：「我得此消息之後，曾托人去南京向軍事委員會調查，可是沒有人理會，以致毫無結果。一生爲黨爲國，竟落得如此結果，殊爲舍弟不值。」

謝說時唏噓再三，並裝作不勝憤恨之狀。唐即說：「對啦！政府簡直把你們視爲草芥。」

謝亦隨聲附和。唐又問：「何不去廣州任事？」

謝故意說：「寧願在上海討飯，也決不願被蔣介石陷害，決定不再追隨蔣某。」當即繼續說：

「我自和唐先生分別之後，心裡非常掛念，每次想來即見，因爲外間的謠言很多，所以不敢冒昧。」

唐紹儀連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既屬世交，我看你同自己的子姪一樣，並不是別人，你可以常來，我很喜歡你。」又說：「你在大東酒店居住不便，可以搬到我家裡住比較妥當。」謝志盤連聲稱謝外，並請唐介紹工作。

唐說：「不要心急，暫時忍耐一下再說。」謝志盤旋又詢及溫宗堯近況。

唐說：「他們常來，但未完全依我的原定計劃。」言下頗不滿意，並順手取了一份英文報閱讀。

唐問：「漢口會失陷嗎？」

唐答：「漢口最多只能維持兩星期。」旋即竭力詆毀蔣委員長，高聲說：「蔣介石太對不住我，反覆無常，自私自利，毫無人格，即以此次對日作戰，事前並無準備與打算，即輕啓戰端，老實說，中國怎能抗拒日本？無怪乎開戰後，不旋踵而徐州、京滬相繼失守。老蔣所謂抗戰救國，其實是視國事如兒戲，怎麼可以稱爲民族領袖？」

接着又說：「看吧！蔣介石遲早終必失敗，將來會後悔的；不過中國已經受害不淺了。」

謝志盤唯唯應諾。旋問：「如漢口失陷，則將如何？」

唐答：「漢口如果失陷，事情就好辦了。我打算在漢口失陷後，出任大總統。」並說：「各地華僑，我已派人聯絡妥當，等我就職的時候，他們會通電響應。至於美國，我曾經幫助美國前總統胡佛甚大，他答應盡力作經濟上的支援，所以外交經濟方面，一切都無問題。」

胡佛曾任中國開採煤礦公司總工程師，唐紹儀任總辦，胡在任內，因債務關係，曾受刑事訴訟。此事在胡佛總統競選時，備受民主黨的非難，後由唐出具證明，代爲緩頰，胡佛才獲候選資格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紹儀喝些濃茶，低聲又說：「尚有一要事，日本天皇有信交土肥原，陳中孚轉給我。同時日本陸相、海相、外相及參謀本部都有信來，徵詢我負責主持南京政府的意見。同時子玉（吳佩孚）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唐說完之後，曾鄭重其事的要求謝志盤嚴守秘密。

（手）曾派代表攜有他的親筆信來見我。說明如果我要出來，他唯命是從。子超（林森）準備以拜會重要外交官為名，前往香港密乘日艦赴滬轉京和我合作。陳誠在前線某陣地將會被僱兵利用利刃刺死，可見蔣介石崩潰在即。」言時狀甚得意。談話共五十幾分鐘，適僕人進見，告唐其侄文啓自福建來訪。文啓進，謝即和唐握手，珍重道別。

得此詳情後，謝志盤即向滬區負責人報告。

嗣奉上級電詢：對此案有無完善計劃，及犧牲的決心？謝即覆電：「誓死以報領袖及長官們愛護之恩，對此案也有把握。」旋奉上級復電：「早日行動。」謝志盤和唐經過多次暢談之後，唐對謝更表信任，四大天王對謝更加親密，印象極佳。並說：唐已內定將於南京政府（偽組織）成立時，要謝任參軍兼侍衛長。至於他們在上海一切活動情形以及接頭的地方，謝都知道，並且隨時報告軍統局在滬的負責人。祇因當時環境惡劣，一切行動計劃，不宜多人參與，只好由謝志盤個人負責，秘密設計。

重拾舊歡準備行動

九月初，偵知土匪原、陳中孚、王克敏、溫宗堯、梁鴻志等曾在唐紹儀家開過幾次秘密會議，由唐入京主持南北偽組織合流之說，甚囂塵上。謝志盤曾將實情報告上級，奉指示：「加緊準備行動。」

又聞「四大天王」談及，準備月內與唐紹儀遷往北四川路新亞酒店籌備一切，事勢緊迫，因此上海負責人就指定謝志盤與曹立俊兩人負責迅

速作行動的任務。謝志盤知道唐紹儀心愛古玩，於是設計購買價值千餘元之小八件古玉兩箱及鷄血紅圖章、大花瓶等物送唐，僞稱曹立俊是謝志盤的姊夫，因為父親去世，遺下古玩甚多，特別由謝借曹携古玉請唐鑒別，作引曹認唐之機會，一面由謝志盤偕同王竹軒同志將福特篷車，利用葡商納麗洋行西人經理名義，在法捕房領有「六三二」號自用照會，作行動時乘用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（星期日），曹立俊携古玩一箱，由謝志盤偕同乘「六三二」號車前往唐宅，目的在使曹認識唐宅門徑及警衛情形。並先試探巡捕是否檢查他們所帶各物。因為他原設計行動之利器，將藏放另一隻古玩箱中，僞稱送唐而混進去，結果巡捕未曾檢查，可是這一天是星期日，賓客特別多，而且事先並未和唐約定，沒有見到唐本人，由他第二個兒子唐柱招待於地下客廳。（唐均在樓上會客）於是謝志盤即介紹曹立俊見唐柱，僞稱曹是謝的姊夫，販賣鴉片為業。其父去世，遺下古玩甚多，素仰唐先生對古玩研究精深，特來請唐先生代為鑒別，並先贈一箱予唐先生玩玩。唐柱即連聲答謝。談約十幾分鐘，承他挽留，預備為謝曹等引謁唐先生。謝志盤以客人很多，不便再擾，遂告辭而出。臨行告訴他尚有古玩一箱及磁器等，日內再送來請唐先生鑒別，唐柱連說好好。

携帶古玩進入唐宅

謝志盤覺得時機已經成熟，於是積極部署實施行動的辦法，但以個人生命的犧牲事小，國家

事業的成功事大，日夜籌思，如何才能使計劃確切週到，最後擬定整個的計劃如下：

- (一)行動日期，決定於九月三十日，（星期五）下午九時三十分。
- (二)行動前數日，由謝志盤每日訪唐紹儀會談，暗中偵察唐宅的動靜。
- (三)唐紹儀的長子唐榴，剛從香港來滬，對行動很有妨碍，於是設法使唐榴離開上海去漢口。
- (四)唐華和謝志盤交往甚密；但始終不知道謝的刺唐計劃。因為他對行動也有妨碍，於是設法叫王竹軒同志帶他離滬赴港，更派人暗中監視，預備留作以後刺殺四大天王的線索。
- (五)謝志盤仍住大東酒店，並叮囑曹立俊如有人問其地址，可以說住在在大東，免得將來行動失事時，牽連大局。
- (六)刺唐地點，預定在唐的臥室，因為唐會客都在樓上。
- (七)預定行動的人數，計謝志盤、曹立俊及隨從等共三人，人多反而碍事。
- (八)預定行動時，謝穿灰色西裝，內穿富有彈性之羊毛背心，暗藏裝滿子彈之左輪手槍，衣袋放鷄血紅圖章。曹則穿淡灰長衫，身藏白郎寧手槍，持小八件之古玩一箱。隨從則手捧大花瓶，身懷白郎寧手槍；但不隨謝等進去，只停在唐宅大鐵門處把守監視。
- (九)預定行動利器，利斧及手槍暗藏於小八件古玩箱中之下層，決定用利斧為行動之用，萬不得已時再用手槍。因為用手槍行刺，不若用利斧砍殺動作之準確與安全，而且可以寒羣奸之膽。
- (十)預定謝志盤、曹立俊上樓會唐紹儀，許稱尚有花瓶在隨從處，面囑唐宅僕人阿福下樓往大鐵門處取來觀賞，這時唐之臥室中別無他人，謝志盤等就可以動手把唐砍殺了。

客廳相會腦袋開花

一切照原計劃進行，並妥為佈置。九月三十日（星期五）為行動之日，行動前一小時，謝志盤在大東酒店用電話叫他的弟弟謝基盤和舅舅陸惠宇到旅館，訓勉一番，因為事先謝基盤等人在家中義務負責接頭聯絡的任務，對於這次行動的事，知道得很清楚。謝志盤對他的弟弟說：「我這次去刺唐賊，乃是為國除奸，為民除害，非達目的，決不再見。國家到了這種地步，唐賊還喪心病狂，不知亡國滅種之禍害，不知我領袖抗戰建國復興我民族的決心與艱難，竟認賊作父，為虎作倀。他是民族的罪人，國民的公敵，人人得而誅之的。我為領袖而犧牲，萬死不辭，此志早決，倘有不測，亦不必過於悲傷，應以國事為重，並希望將此意轉告家人！」

謝志盤對他的弟弟訓勉之後，立即叫他的弟弟將各古玩、花瓶等物運到曹立俊居住的地方，由謝志盤、曹立俊及隨從三人搬上六三二二號汽車，再詳細檢驗行動利器，駕駛汽車於九時到達唐宅弄前，三人下車，各携古物，剛進門口，唐宅中的俄巡捕六人，以生客突然到來，張手作攔止狀，當即上前盤查。獵犬一頭，亦「呼呼」作聲。極為凶猛。於是謝志盤由袋中取出自己的名片一張示之。探捕問若干人求見？謝答我一人。巡探又問：「其餘兩人為誰？」謝答：「一為我親戚，一為當差。唐紹儀特別約我來的。」謝志盤恐怕他檢查，乃從袋中取出鷄血紅的圖章給他們看，並且告訴巡捕這是鷄血紅圖章，價值高昂，

特別拿來送唐先生的。六位巡捕好奇心動，爭奪觀賞，沿路談論，帶謝等到大門外，已經忘記監視檢查了。到了大門口，巡捕把謝的名片，從大門的小鐵窗交給守衛，守衛又問謝：「幾人晉見？」謝答：「一人。」又問：「餘二人為誰？」謝答：「一為我的親戚，一為當差。」僕人進去片刻，就聽到裡面大聲說：「請。」於是鐵門半開，謝領先進去，經過花園到地下客廳；但隨後並未依照原定計劃停在大鐵門處把守，亦隨謝後一起到了客廳裡，手捧大花瓶，謝志盤和曹立俊坐在客廳門中的沙發椅上，時古玩箱放在客廳中的長棹上，這時在客廳中隱隱聽到電機「的的」之聲，大概是唐宅電報室裡的無線電在發報。

少頃，唐紹儀從樓上扶杖而下，三個保鏢及老僕阿福隨後，唐進來時，謝等都起立恭問安好，唐乃坐靠牆的沙發椅上，阿福急將門窗關閉，大概是怕他受寒。當時謝很詫異，為什麼唐竟肯破例下樓接待，而且侍從在旁，寸步不離，難道是知道我們的來意，預作防範？於是謝向曹示意，改變計劃，準備在廳中動手，先將保鏢結束，而後殺唐。一面介紹曹立俊和唐認識，唐正想開口談話，忽見客廳門首，站一彪形大漢，手捧大花瓶，唐急問侍者，這是什麼人？謝急答：「這是曹立俊的當差。」唐說：「好，到外邊坐。」隨從就把花瓶放下。出門外時，唐的保鏢和老僕阿福，以為唐要和謝等密談，未便在旁，相繼出門到樓上去。謝等細聽保鏢僕人上樓步履之聲漸遠，（該樓梯即在客廳右首門側）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乃急向曹以目示意，仍以原計劃用

斧砍殺，曹亦會意。謝於是向唐說明來意，將鷄血圖章給唐觀看，曹自古玩箱中層取出古玉子唐鑑別，唐坐椅上取玉，且看且談，謝乃抽開古玩箱下層，（該層即貯放利斧及手槍的地方）曹自箱中取出利斧，轉手在唐面前舉斧猛砍唐頭部，斧砍進唐的頭骨，莫能拔出，唐被砍怪叫一聲，就倒臥椅側，面現痛苦之狀，已不能言；只聽到他發出「唔唔」的微弱呻吟聲而已，一代奸奴生命，就此了結。曹見得手之後，就馬上出去，謝則先看看身上有無血跡？而後順手在客廳中取了一枝唐某待客的三五牌香烟一枝，燃着抽吸，回顧唐賊已氣息奄奄，很不屑的看了他一眼，就啓門步出客廳，忽見保鏢們跑下樓梯的半梯，急問謝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謝志盤一面手探腰間左輪手槍，準備隨時射擊；但在表面上，仍故作鎮定。告訴他們沒有什麼事，因為當差的忘記把汽車上的唐朝手冊拿進去，唐先生在發脾氣，所以我趕緊叫當差的馬上到汽車裡拿來，言時謝故意大聲向隨來的侍從謾罵：「真是飯桶，飯桶，難怪唐先生要發脾氣。保鏢等不疑，乃折返樓上，因此謝志盤得能從從容容的吸着烟，經花園至鐵門口中叫嚷：「快把車廂中的手冊拿來！」圍丁及守門僕役，以為謝有事，就讓他出去了。謝跟曹二人步出弄堂到巡捕防守之弄口，謝仍咕哩咕噥的對當差說：「你真飯桶，為什麼會把唐朝的手冊忘記拿來？真是飯桶、飯桶。」一邊說一邊走，就走出外面，登上汽車疾駛而去。那些漢奸的巡捕，選站在弄口相送，不知他的主人已經頭中利斧臥於血泊中死去了。